

奋斗路上一起走

——写在来宾市建市十五周年之际

□ 覃柳青

你是广西最年轻的地级市,凭借着年轻的蓬勃朝气和活力,用十五年创造了很多奇迹。

来宾北站是来宾建市以来巨大变化的缩影;引水入城工程打造了首屈一指的“桂中水城”;农村拆除了瓦房,家家户户建起了三层小洋房;四通八达的马路、工业区、商贸区欣欣向荣;公园广场芳草如茵,成为人们健身锻炼的必去之处;经济总量持续上升,来宾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来宾的十五年,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岁月如歌,谁又在陪伴着今天的你?岁月之歌谱写在少年阳光的脸庞上,十五年前还是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如今接受着九年义务教育,茁壮成长成为一名来宾的新青年。

岁月之歌积淀在中年人结实的肩膀上,十五年前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十五年后已成为父亲和母亲,成为来宾市各行各业中的一员,肩负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

岁月之歌缩影在老者的双眸中,他们是十五年发展的见证者。十五年前,他们辛苦创业,用双手养活一家人;十五年后,他们坐在公园的长廊里,惬意地晒着太阳,聊着过往,享受着发展带来的新生活。

岁月如歌,耳畔轻吟,拨动心底的音!

那是一首歌,一首轻轻的歌,一首轻轻的岁月之歌。

这首岁月之歌,歌颂着昨日的变迁,吟唱着未来的希望。

天下来宾,来者上宾

“天下来宾,来者为宾”,这是来宾

市的宣传口号,也是来宾“胸怀天下,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来宾是一名秀外慧中的妙龄女子,一颦一笑都让人着迷。来宾的“秀”在于她的城市之美和艳丽的风景,来宾的“慧”在于她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来宾有着独有的颜值。

“世界瑶都”金秀,用古朴的瑶族神韵与巍巍圣堂山、水墨莲花山缔造出生态完美的人间仙境;“中国泉都”象州,两泉齐美,滋养出养生天堂;“绿水仙城”武宣,以庄园文化与峡谷风光交织出人杰地灵、山河俊秀的神奇;“光热之城”合山,幻化广西最古老的铁路为最美铁路,“十里花廊”打响了“工业旅游城”的品牌;“壮乡故园”忻城,用土司衙署的历史厚重与薰衣草庄园现代浪漫碰撞出穿越时空的交响乐章;一张张充满神韵特色旅游名片,一幅幅涤荡心灵的美丽画卷,彰显出“宜游来宾”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

“慧”,来宾演绎着睿智内涵。

红河水在这里流淌了千百年,水的滋润让来宾有了灵气,也养育了两岸各族百姓。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盘古文化”讲述着壮族的古老历史及原始宗教信仰,“瑶族石牌制”引导着现代农村社区管理服务,“壮族师公戏”演绎着来宾古老而又广泛的剧种,“壮族蜂鼓”敲响了人们的回忆……

“天下来宾,来者上宾”,来宾用包容诠释“胸怀天下”的城市理念。

来宾是广西中部的小城市,下辖6个县(市、区),聚居着壮、瑶、苗、侬佬

族、回族等17个少数民族。“和睦聚居”,来宾少数民族的人们这样生活在一起。他们延续着老一辈的特色,壮乡三月三,木棉映红河岸,山花香满古城,歌声响彻云霄,古朴山城如花都,寂寞水乡似歌海;元宵节“摆迓圣”,人们祭拜甘王、雷王和财神等神灵,祈求新年人人发财、老少平安、健康长寿,祝愿着人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同的少数民族,不同的节日,不同的生活习惯,营造了绚丽的来宾。

未来十五年,还要一起走

十五年前的来宾,目之所及大多是破旧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街道上可见赶着牛群的人。维林大道是断头路,盘古大道尚未修建,城北还是一片荒岭和甘蔗地。

道不明,十五年究竟有多长。

只知道,当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热土时,已然是一个崭新的面貌,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一条条街道绿树成荫,一个个生命灿烂夺目……

随着城市西进北扩的发展,来宾城市化建设的框架逐渐拉开,高楼日渐崛起、路网向四方铺开,“桂中水城”成为城市的新品牌,城市公园绿地逐渐变美。桂海高速、湘桂铁路、西江黄金水道在这里交汇,高铁穿城而过,拥有贯

通南北、连接东西、通达海海的立体交通网络,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

十五年栉风沐雨,十五年春华秋实。光阴流转,转眼间,来宾这座城市,已经由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

今天的来宾已是“水在城中,城在绿中,绿在阳光下,水、绿、城共生共荣”,且富有壮乡特色、环境优美的宜居城市。而每一个来宾人也和这座充满朝气的城市一样,一天天成长奋进。

我有幸生于来宾,成长于来宾,生活在来宾,也和来宾共同走过了奋斗的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大学生,这十五年来不仅仅是自我的成长,同时也见证了来宾的发展。十五年来,家乡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有了努力奋进的动力。

站在来宾这片热土上,我真切地感受着来宾发展的激情与活力,而身后则是历史长河留下的岁月痕迹,充满了文化内涵和底蕴。来宾,还一如我初见时的那般美好,无惧岁月惊扰,只剩流光飞舞。

十五年,只是来宾发展路上的一个小小的节点,未来还有很多十五年。

奋斗路上,我们还要一起走。



诗歌

扶贫路上

□ 方华

我愿用我的一点爱
握住你的沧桑
给你的掌心
传递一份温馨

我愿用我并不宽厚的胸怀
拥抱你的贫寒
给你佝偻的腰脊
一点力量的支撑

我们虽未谋面
却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姐妹兄弟
脱贫路上
我们相携相拥 要并肩同行

没有过不去的寒冷
我指给你看 前面就是春天
没有迈不过的坎
翻越岁月的磨难就是天高地远

小康的日历上
不能缺少你的一页微笑
幸福的蜜罐里
不能没有你的那份香甜

我的兄弟 让我告诉你
梦想其实并不遥远
我的姐妹 我要让你坚信
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时代

村庄的呢喃

□ 丁太如

冬日的黑夜总是很漫长
一只青鸟从窗前飞过
穿越浓厚的夜色
直抵心灵深处宁静的港湾

直抵流淌诗歌花开的地方
被阳光剔透的深情往事
囚禁了鸟声的哀鸣
忽近忽远的犬吠

融入睡梦中呼唤的呓语
融入春风中飞翔的憧憬
村庄在守望中喃喃自语
祭奠被风儿折断的羽翼

是谁放飞的情感
吹动村庄平平仄仄的诗行
吹动旅途深深浅浅的脚步
沿着季节明媚的走向

消融的冰凌融化了悲伤
让雨水中的奔跑
熟透歌声中魂牵梦绕的故乡
熟透枝头青涩欲滴的音符

乡村年味 (外一首)

□ 何军雄

一场雪已准备停当
只等年的足迹迈进
灯笼高挂,炊烟高升
所有的喜悦在眉间展现

春天是最好的练歌场
一只喜鹊叫醒季节的耳朵
年的画卷打开
册页铺满乡村的小道

山川写满锦绣
鞭炮声响彻夜晚
年的氛围正浓
爬满额头的喜庆,在乡村弥漫

春日辞

朦胧的诗情画意
被鸟的啼鸣叫醒
绿色是唯一的主题
花朵在黑夜中爆发

一场风从窗口驶过
侧身走过的少年,高举明灯
一朵云映照着大地的辉煌
和雪的憧憬一样有力

一株草在冬日的忧伤中醒来
半睁着双眼,将激情点燃
春天任何事都会发生
比如一粒种子开始游走他乡

母亲喜欢剪花鸟鱼虫,这是她的强项。只见她拿起红纸,几下下去,“喜鹊登梅”就呈现在眼前。母亲还常剪“二龙戏珠”“梅花傲霜”“百鸟朝凤”“连年有余”等。

姐姐虽然只会剪六角雪花,可也足以让我羡慕了。我靠在桌旁,央求她教我。只是这剪刀似乎“欺生”,一到我手里就变得异常笨拙,根本剪不出什么造型。尝试几次之后,我没了耐心,只好去贴窗花。

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习俗,在故乡的腊月日复一年地上演。母亲精心操持着,一家人从腊月初一忙活到三十,将浓浓的年味儿藏进炊烟里,贴在窗户外,挂在屋檐下……

长久以来,在我眼里,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共同忙活的烟火味。

舌尖上的春节

□ 何建伦

临近春节,天气虽然寒冷而干燥,但年里的味蕾却是丰富的。小时候对于年,有着特殊的依恋与喜欢,尤其是年里特有的食物,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春节里,吃腊肉是一种习俗。每逢过年,母亲都会去集市买新鲜的猪肉回来做腊肉,腊肉是我们家过年的必备食物。腊好的腊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渗透着油汁,亮晶晶的,看着就很诱人。腊肉干了之后,加点芹菜、蒜头一起爆炒,上桌后,趁热用力

咬上一口,腊味醇厚,肥而不腻,瘦不塞牙,香脆可口,总会让人忍不住吃了一块又一块。小时候家里穷,腊肉腊得少,家里人口又多,往往才过完大年初五,腊肉就吃完了,真是不能解嘴馋啊。

过年,粽子一定是少不了的。全村家家户户除夕前夜就已经把粽子包好。每年,母亲包粽子的时候,我就搬把小凳子坐在旁边看,看着一堆堆粽叶在母亲手中变成形状各异、不同口味的美食,很是羡慕。母亲包的粽子

总是又大又好看,有时候还会在三角粽尖尖的小角上,放一颗绿豆或豇豆。据说,以前在农村,出嫁的新媳妇都要先学会包粽子,不然到了婆家会被嫌弃。不管怎么说,大家吃粽子图的是一种吉利,吃起来也特别津津有味。然而,在我看来,粽子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温情。

大年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嚼爆米花。以前农村一般家家都有大铁锅,先把小沙粒放在铁锅里炒,等到沙粒

热了,再把玉米粒倒入锅里,这样炒出来的爆米花,又脆又香甜。那时候的春节,味蕾的满足,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寒冷阻挡不了浓浓的美味,丰盛

的年夜饭之后,一家人围在一起烤火,嗑瓜子,吃糖果,这真是一年中最幸福的事情。

春节,曾经是那么的丰富多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年味渐淡,然而记忆里,却依然是那么的温馨甜美。

人间烟火浓

□ 汪亭

忙完这些,就该做豆腐了。黄豆必须仔细挑选,只选颗粒饱满的。黄豆挑好以后,母亲将其用井水浸泡,定时换水。泡个两三天,母亲就搬出石磨,把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浆,再把豆浆倒入锅中,大火熬煮,下卤水点成豆花。

最后,母亲用纱布将热腾腾的豆花包好,压在石磨下面。再等上大半天,水分被挤出,豆腐就做好了。这时,母亲总会先切几块,让我们送给房前屋后的邻居。在乡村,家家如是,年年如此。

春节越来越远,母亲开始张罗着剪窗花、贴窗花。选一天,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拿出准备好的红纸。我负责裁纸,其他的则交给母亲和姐姐来完成。

除去送人的那些,大部分猪肉会被母亲用来腌制香肠、腊肉。这些香肠、腊肉可以存放很长时间,确保到了春节播种的时候,大家还能有肉吃。



散文

父亲的犁

□ 甘婷

父亲有一把犁,那是二十多年前父亲从一个远房亲戚手里赊回来的。

记得那时我刚读小学四年级,母亲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父亲的肩上。父亲老实巴交的,既不会做生意,又没有手艺,只会种家里的那几亩地,可种地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家庭经济一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年秋天,我眼看就要入学报名了,可父亲身无分文,虽说当时的学费仅需八十多元,但对父亲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天晚上,父亲煮好了饭菜,我们围在桌上。初秋的热浪还是那么猛烈,夜里静静的,没有一丝风,父亲的汗珠从额上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他用一条毛巾轻轻擦拭,然后低下了头。我感觉,整个屋子都很静,静得有些可怕。突然,父亲抬起头,眨巴着眼睛问我:“云儿,你还想读书吗?”我被父亲的问话怔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父亲看我有难色,叹了口气说:“都是我不好,没能保护好你母亲,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送你读书的,这不仅是我的心愿,更是你母亲的夙愿,你就放心好了,一切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父亲早早就出门去了,当他回来时,肩上扛着一把锈迹斑斑的犁。也就是从这时起,父亲拉着那头老水牛,扛着那把锈迹斑斑的犁,天蒙蒙亮就出门,直到月亮东升才回到家里。回到家时,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到跟前,然后搂着我,从口袋里努力摸出一沓皱皱的人民币,脸上溢满了无比兴奋的笑容:“一元、五元、十元……这下学费可以解决了!除的犁钱也可以还清了!”父亲认真地数着。“爸,你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啊?”我疑惑地问。“哟!看见了吗?”父亲指着墙角那把犁说:“背着它去帮邻居犁田挣的!”说着父亲高兴地笑了。我顺着父亲的手指看向那把犁,我发现,那把犁昨天还是锈迹斑斑的,今天却光滑无比,那种光滑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就这样,父亲用这把犁为我挣了不少学费,从小学到中学,直到高二。一个周末我回家,刚回到村口,一个邻居就告诉我让我去医院一趟。我的心顿时绷紧了弦一般,匆匆地跑到医院——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看着平日生龙活虎的父亲,如今竟如圯圮的篱墙一般倒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了起来。

经过诊断,父亲是因为劳累过度才病倒的,虽说保住了生命,却永远留下了后遗症:双脚不能走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我的肩上。此时,父亲的那把犁浮现在我的眼前:尽管是一块锈迹斑斑的铁,但只要经过岁月的打磨,它就能明亮闪光。是啊,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尽管苦难重重,但是经历岁月的打磨,生命就越发光彩夺目,与众不同。

母亲打来电话,说要等我过几天回家以后再杀年猪。抬头看看墙上的日历,才发现竟然已经到了农历腊月。

久居城市,对时令的概念越发模糊。就像现在,腊月悄无声息地来临,城市里车水马龙依旧来去匆匆。而在乡村,一进腊月的门槛,家家户户便开始着手准备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春节。

杀年猪,扫房屋,做豆腐,写春联、剪窗花……乡亲们忙碌并快乐着。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对故乡的草木农舍、俚语习俗,只剩下了几时的记忆。

扫房屋,对于乡亲们来说,是腊月里的头等事。周末的清晨,母亲早就把我姐姐拽出温暖的被窝,让我